

新月文萃（第三辑）

下乡

日子

世事

抗旱

防汛

杂粮

面子

手艺

龙船

过冬

谭梦江／著

# 乡村那些事情

不让记忆断裂，不让历史断裂，  
今天是从昨天走过来的，今天还要向明天走去。



華齡出版社

谭梦江 / 著

乡村那些事情



華齡出版社

责任编辑：林欣雨 阎祯圆

封面设计：三鼎甲

责任印制：李未圻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村那些事情 / 谭梦江著. —北京：华龄出版社，2014.10

(新月文萃·第3辑)

ISBN 978-7-5169-0504-3

I. ①乡… II. ①谭…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57217 号

书 名：乡村那些事情

编 者：谭梦江 著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印 刷：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 1 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13.25

字 数：255 千字

定 价：90.00 元 (全三册)

---

地 址：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邮编：100009

电 话：84044445 (发行部) 传真：84039173

网 址：<http://www.hualingpress.com>

## 序：不让记忆断裂

湖南益阳北临洞庭湖，这一大片土地长期以来就被称之为滨湖地区。本书作者，就曾经是这一片土地上的一位农民——这当然是许多年以前的事情了。时代在快速前行，许多年以前这一片土地上人们的生存状态，包括许多年以前这一片土地上的人情风俗，已经和洞庭湖昨日的涛声一样，现在已经是无可寻觅了。这位曾经的农民似乎心有不甘，他决心把他的记忆写出来，于是就有了《乡村那些事情》这本书。

原来的浩瀚洞庭湖现在是变小了，小得枯水季节只剩下几条瘦弱的洪道。从浩瀚洞庭湖吹过来的那种凛冽北风，以及凛冽北风所形成的排天气浪，夹杂着吹在人身上给人五官的种种感觉和刺激，现在生活在滨湖地区的人们是无缘相识了。在《过冬》一文中，本书作者，这位曾经的农民想要表达的，表面上看就是这么一个思想。但其实不然，通过他描述的场景，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生存状态，一种滨湖农民曾经的生存状态。这类曾经的生存状态在本书中的描绘是有许多的，如《杂粮》一文中，就讲述了身处米粮仓的滨湖农民竟曾长年靠杂粮红薯果腹的故事。

如果说作者的这些记忆，还不见得真的是弥足珍贵的话，那么书中展现的另一些画面就完全不同了，比如《防汛》一文中写到的三峡大坝修成



后，滨湖地区虽然每年一到汛期还是要防汛，但现在的防汛和过去的防汛相比大不相同了。过去是生死拼搏，现在只不过是科学警戒而已。洪水将来时人们的恐慌心理，由起始时的像一头头困兽，到后来犹如磅礴蛟龙横扫一切，人们与洪水搏斗的过程及其惊心动魄的情景，现在的年轻人很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见识了。这当然是一个好事，但如果不知道这些，可能还会有年轻人会不理解，为什么老一辈农民一提起每年一次的“发龙水”，他们就会心惊肉跳。读这部书稿，让我也有机会也回忆了一次，因为我也是经历过防汛的，现在想起当年的场面还是心惊肉跳的。在《抗旱》一文中，作者所记录的也是我所经历过的。那时候滨湖地区的农民白天顶着烈日，晚上披着星星，肩并肩在龙骨水车上车水来抗旱。记忆里龙骨水车上来的水，比他们身上流下来的汗水真多不了多少。他们车水时唱出来的车水号子抑扬顿挫，真的如现代人的说法——“很悠扬很动听”？在作者看来，在我看来，其实很悲壮，是要养活一家老小要生存的低声呐喊。在《下乡》一文中，老百姓们为看一眼飞机，看一眼据说是“省里来的大干部”，男人们不惜大冬天湿衣湿裤蹚水过河，老夫老妇们拼着老命赶路想一饱眼福，结果是飞机影子没见着，“省里来的大干部”也是影子没有见着。这好像有一点愚昧，这种事情现在是不大可能再发生了，但那时候的农民就是这种见识，他们精神上的自我不苏醒，真实反映了他们当时的社会地位。展示的是一种真实的生活。其他篇什，如《龙船》《杂粮》《面子》《世事》《下乡》《手艺》等等，作者以一位曾经的农民的思想感情，站在现在这个明显已经进步了的时代的角度，做得更好更到位。这些篇什不但再现了与之相关的生活场景，还程度不一挖掘出了之所以那样的历史和社会双重原因。作为一位曾经的农民，本书作者看到他曾经的生活都将相继进入历史，其中有一些马上就会消逝得杳无踪影，他于



是记录下来，目的是让后人能够通过他的文字，还可以感悟过去农民曾经的生活，这应当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

乡村的地位，农民的地位，长久以来一直是被社会所忽视的，农民也被称为“乡下人”，这很不应当。其实我们都是“乡下人”，因为所有的城市无一例外都是从乡村发展起来的。众所周知，今天的大都市深圳，几十年前都还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渔村呢。道理都懂得，但一直到现在，我们在日常用语时还是把乡村叫成“乡下”。乡政府的那一幢房子，已经是确切地立在农村了罢？但一个乡干部推着自行车走出乡政府的大门的时候，你若问他到哪里去，他仍然是很礼貌地告诉你“我下乡去”。到乡村去就一定是下去而不是上去么？这么广大的乡村，从地理上来说，怎么能够都在“下面”呢？没有人指出这首先在逻辑学上就是不通的，更没有人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层面，对这样的习惯性用语做一些分析。事实上，不管多大的都市开始都是乡村，事实上，每一个城里人都是从乡村进入城市的——至少我们的祖父或父亲或光绪年间或民国从乡村进入城市定居，才有我们这些城里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乡村的记忆其实是所有人的记忆，读乡村历史其实就是读我们自己的历史。

不让记忆断裂，不让历史断裂，今天是从昨天走过来的，今天还要向明天走去，本书作者作为一位有着浓厚乡村情结的曾经的农民，他所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或许，这也就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刘春才

2013年夏于湖南益阳桃花仑





# 目录 CONTENTS

序：不让记忆断裂 / 01

01. 下乡 / 01

02. 日子 / 12

03. 世事 / 26

04. 抗旱 / 38

05. 防汛 / 51

06. 杂粮 / 62

07. 手工艺 / 85

08.龙船 / 97

09.过冬 / 111



## 下乡

在我们的语言里，为何一直以来把农村叫做“乡下”，把“到农村里去”喊做“下乡”？这或许是件耐人寻味的事情。

早先时候，“下乡”去的主要是那些乡村里有着亲戚的城里人。这是多么难得的事！尽管不管哪个城里人，他们的祖宗、老祖宗无一例外都是乡村人，照理说根都在乡村，然而“贫来亲也疏”，又有几个城里人能长久地认许你这后来的乡下穷亲戚，并且能放低身段间或下乡来走一走呢？以致某个城里人一旦出现在乡村路上，乡下人往往会无一例外地显出十二分亲切地趋上前去，“您是几时下乡来的呀？”“好不容易下一次乡，这次会要在乡下多住些日子吧？”“那也是，乡下哪能和城里头相比，像您这样还记得乡下这地方，并又能下来走走的可没几个啊！”

下乡来的城里人在某天一旦走进了乡村里的某个亲戚家，他家就像当年的阿Q从城里回到未庄来了一样，会立即招来一大群人而热闹得不得了，如同池塘里被投入了一块石子，泛出一波又一波的波浪来。人人奔走相告，“他家来贵客了！”“去看看城里人模样，听听城里新鲜事吧！”那位城里人会被乡下人团团围住，问个不休：“听说城里人做饭不烧柴，那烧的是什么东西呀？”“听说城里人用水把个什么东西一拧开，水



就哗啦啦流出来了，那水是哪来的呀？”“我们的灯点桐油、点洋油，点出亮来昏黄昏黄地，听说城里那电灯雪亮雪亮的，那是用什么油点出来的呀？”……

下乡来的城里人给乡村带来了生气，给乡下人带来了新鲜，乡村人喜欢这样的城里人能常常下乡来，自己没福分上城里去亲眼长见识，光耳朵听听也觉得过瘾啊！然而往往让他们失望，这样的城里人一年中能有一次两次的下乡，已是很了不得的啦！

倒是另一些城里人会定时地常下乡来。比如我们县城里有家叫三圣殿豆腐店的，那店里就有个常到我们乡下来卖豆腐干子的。我小时候就常能听到这样的有腔有板的叫卖声：“干子呀！五香干子呀！三圣殿的五香干子呀！”声音一句比一句拖得长，一句比一句显得有抑扬顿挫。我的祖母是吃素的，更是成了他的一贯顾客，她一手端着只粗瓷碗，一手捏着几张零票向那卖干子的走过来，“是三圣殿豆腐店的干子么？是真五香干子么？”“哎呀，哪回骗过您啊？都一样的老牌子货，您放心就是！”

设若有那么一两次过了日期，没能听到这叫卖声，祖母就会轻轻念几回：“何的，卖干子的这么久没下乡来了？”也许刚念完，那抑扬顿挫的叫卖声又从山后面传过来了。把几片新崭崭干子恭敬地送到祖母手里：“让您久等了吧！本应当前天就要下来的，有事给耽搁了，对不起了啊！今天五片香干子就少收您两分钱吧！”

下乡来的还有卖杂货的，周期比卖豆腐的要长，十天半月甚至一个月才下乡一次，挑一副杂货担子，日常用的东西那担子里一般都有：女人用的绣花针、大布针，以及各种丝线、棉线呀，乃至女孩子喜欢的梳子、花手帕呀，她们月假来时用的草纸呀（那时是没有卫生巾这些东西的，草纸也都是由她们的妈妈或奶奶买回去，女孩子是不好意思来买这些东西的），



家里点灯的洋油呀，炒菜用的食盐呀，散装的红砂糖、白砂糖呀，让孩子们馋得半死的糖粒子、饼干呀……杂货客每到一个大点的屋场，往往会有小半天离不开，一旦被一伙女人们缠上了，更是惹上了麻烦！一样东西转身过来想买，转身过去就不想买了；看着有谁买了，就你跟着买，他也跟着买，看谁把货退了，你跟着退，他也跟着要退，甚至走远了还要被追上扯回头来。

最说不准的就是那些收荒货的，他们要么连连地下乡来，比如过年时下乡来收购宰杀了的公鸡毛，要么几个月不见人影，比如大热天、大冷天里。还有他们的身份也说不大准，有乡下的，有城里的。大概只要是个东西什么都收购的是乡下的，比石块还硬的旧棉絮呀，又零碎又霉烂的旧布巾呀。而城里收荒货的是不会收购这等废品的。起码要是件破铜旧铁，他们尤其想收到些什么旧玉器、旧银器、旧铜器、旧古董之类的东西。他们往往会不厌其烦地把收购来的玉手镯、玉佩、银项链、铜水烟壶给你看，问家里有没有这种东西，说给你听，这叫什么那叫什么，告诉你，这样值多少钱那样值多少钱，并又耐心地等着你到柜子里去寻，到箱子里去找，然而大抵终究会让他们失了望，有那些东西的乡下人家是很少很少的！

到后来，不少乡村里有了代购代销店，下乡卖豆腐的、卖杂货的、收荒货的就都没了踪影，乡村里从此罕有城里人身影，使得乡村风景线几乎没了内容，甚至可以说是无风景可言了。

然而，后来乡下又有了一些新的身影。乡亲们见着一些城里的学生下乡来了，说是来向农民学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其实农民有什么好学的？有什么资格教育他们？反倒是他们让乡下人都大长了见识，他们一眼见着那些城里伢子、城里妹子个个长得细皮嫩肉白生生的，回头对照自

家孩子，不由连连地发出感慨来：“自家孩子真是投错胎了！”

之后，涟漪一轮接着一轮：一群群家妇围过来看他们用肥皂来洗衣服。乡下女人是从没用过那东西的，况且那东西也是乡下人买不到的！乡下女人洗衣就是抓一把草木灰撒到水里，衣服放进去泡上一大阵子，然后提到水沟边，手揉几揉，洗衣棒槌几槌就洗干净了。一群群乡下娃围住他们，听着他们手里的那个小匣子。据说那东西叫收音机，有人不住地在那机子里唱歌、唱戏、讲新闻。一群群男人们盯着他们脚上那双黑黢黢的长筒雨靴，而当时的乡村汉子连最普通的胶鞋也不曾有人穿过呢！更多的人还从他们手里认得了各种各样的票据：肉票、油票、糖票、烟票……拿这些票可以买到乡亲们即使有钱也买不到的许多东西！

城里的亲戚下乡来，城里的商人下乡来，城里人的男娃、女娃下乡里来，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乡下人，乡下人在他们的影响下，开着眼界，长着见识。然而，这些人对乡下人的影响毕竟还是很有限的，真正能给乡下人较大影响的，还是要算那些下乡来的干部们。

其实，下乡时间最多最照常的干部并不都是城里人，像区干部、乡干部，他们住的地方，办公的地方都是在乡村里，然而即使是这样，只要他们从办公楼里一出来就叫做“下乡”，挂在他们口头上的话不外就是“昨天下去看了一下”，“今天下去了一整天”，“他下某某乡村去了”，“我刚从某某乡村上来”，乡下人的乡村就是在他们不断的上上下下中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早先“土改”时，是下乡干部告诉乡亲们什么是“压迫和剥削”，他们领着乡亲们“斗地主，分田地”。后来“集体化”时，又是下乡干部教给了乡亲们“搞集体是社会主义，搞单干是资本主义”的道理，引导乡亲们走上了集体化道路，使他们明白了“即使还是用犁耕田，还是脸朝黄土背



朝天地种地，也是改善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还知道了自己做的是“甜蜜的事业”，自己过上的是“甜蜜的生活”。

之后的“文革”中，下乡干部更是不断地给乡亲们送来许许多多同他们吃饭穿衣没多少关系甚至毫无关系的新东西，什么“斗私批修”呀，什么“反霸权主义”呀，什么“克己复礼，唯此为大”呀，就因为都是些从未听到过的新鲜东西，乡亲们也都会饶有趣味地听着，想着，并照着他们吩咐的去做着。

有一年，下乡干部给乡亲们传达了六个字的上级精神：深挖洞，广积粮。更是把老老少少带进了云里雾里。据下乡干部说，这几个字还是从历史上明朝的一个什么皇帝口里学过来的，几百年前皇帝的话到今天我们还用得上，乡亲们更觉得里面有着无穷的高深与奥妙，个个现出嗟叹不已的神色来。

据干部们传达说，“深挖洞”是用来防帝、修、反扔原子弹的。可乡亲们又从他们那里知道了那原子弹竟比金子还要贵出不知多少倍。这下乡亲们就寻思了起来，由自己一双旧草鞋也舍不得扔掉联想到人家舍得把那么金贵的东西往我们这穷乡村扔么？然而最终乡亲们还是相信了：上级是无比英明的。好在这挖洞也不是件太费力的事，反正天天吃了饭是要做事的，要我们去挖洞就去挖洞吧，你说挖得越深越好，就深深地挖吧。

这三个字好办，而另三个字“广积粮”就让乡亲们棘手了。连一日两餐也填不满肚子，哪来多余的粮食“广积”到贮备粮仓库里去？同样是“上级是无比英明的”让乡亲们又长了见识，在明白了“广积粮”的巨大政治意义后，秋收一完，肩挑的、背负的运粮队伍浩浩荡荡开进了贮备粮仓库，丰收的喜庆气氛洋溢在乡间的每一个角落。转过年来，春耕生产开始不久，接二连三的农家就已没米下锅了，于是乡间路上就出现了从贮备



粮仓库往回挑粮的队伍，三五成群，断断续续，倒是又给寂寞的乡村增添不少生气。

最使乡亲们大开了眼界大长了见识在乡村掀起轩然大波的是在有一年冬天，竟有一架飞机下乡来了，降落在我们村子的一处叫野鸭洲的河滩上了，坐飞机下乡来的据说还是省里头的大城市里的大干部。

这说法谁都会深信不疑，当年的乡村里是没有公路的，甚至连一条能勉强走得自行车的路也没有。好在干部们都是走路下乡来的，间或一两个骑自行车下来的肯定是从城里来的干部了——这已是很了不得了。坐小车下乡的根本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有；只是听他们说，有人上省城去开会，倒是有坐着小车去的！如今人家是坐飞机来的，不是省里大干部是谁呀？

省里大干部何以会下到这小乡村来的呢？这年，这片乡村因遭了夏汛和秋旱而使夏粮、秋粮连着严重歉收，致使下乡的干部来了一茬又一茬。先一茬下乡来的干部指导我们，别把那些红薯藤浪费掉了，一律晒干贮藏起来充作杂粮，以备来年“渡荒月”。大家就遵照着不拿它去喂牛了，不拿它去沤制肥料了。接着下乡来的一茬干部是号召乡亲们积极开展“生产自救”，“粮食缺，瓜菜代”，大种秋冬蔬菜。并分配了任务，人平均要种多少面积，来春人平均要收多少斤蔬菜。大家又都遵照着大种起蔬菜来，萝卜、白菜、青菜布遍田间地头。

尤其是我们村子在下乡干部的指导下，村民们在一处叫做野鸭洲的河滩上，开辟出上百亩土地来，种上了萝卜。这片坐落在河流中的野鸭洲，四周河水缭绕，往日里也如同一块镶嵌在银缎上的大碧玉，如今更又有着绿油油萝卜菜的点缀，竟很有些美不胜收了。

我们这个小村子就成为了“生产自救”的先进典型。一时间，前来参



观、学习的络绎不绝起来，本乡镇参观团前脚刚走，兄弟乡镇参观团后脚接着来；昨天县里领导刚下来过，今天市里领导又下来了。据下乡干部说，过几天省里头还会有干部要来视察呢！“我们村子出名了！”乡亲们和干部们全都喜形于色了起来。

这天中午，冬日的阳光有点暖意地沐浴着这片乡村，村子里的乡亲们都收了上午工回家休息了，静寂的田野里已几乎见不着一个人影。冬季日短，加上为着早起手精打细算渡过荒年，早从入秋起就一律都省去了中饭，以致这时家家屋子里悄无声息，屋顶上也见不着半缕炊烟。村民们回得家来，无非就是落坐，喝口茶，吸袋烟。

突然间，平地里没来由地只见人们一个个从屋子里跑了出来，像是被魔术师的一根看不见的“法绳”牵扯着了似的，都被牵扯着向同一个方向跑过去。人们边跑边相互打听：“么子事呀？跑到哪里去呀？”“谁搞得清？反正都是朝那边跑的嘛！”没有一个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

抬头望去，这边那边、东屋西屋的人都是朝野鸭洲方向跑去的，渐渐地在那里凝成了密麻麻的一大片。“野鸭洲上出什么事了？”乡亲们个个像只鸭子似的把脖子伸得老长老长，两脚像鼓点子似的“巴达巴达”蹦得直响，恨不得一脚就能飞到那里。

随着距野鸭洲越来越近，事情也一点点地搞清楚了：野鸭洲上竟落了架飞机！无异于在这乡间爆了颗炸弹。那年月的乡下人别说谁也没坐过飞机，连见过飞机的也没有一个！在他们眼里飞机是多么神秘的东西，对那神秘的东西谁会满足于平日仅在遥远高空上的朦胧一瞥呢？谁又不想到它身边看个明白并能先睹为快呢？

立刻就有人脑活泛的乡亲联想到了：前天不是听下乡干部说过，野鸭洲上的萝卜会有省里的干部来参观视察么！今天竟坐着飞机下乡来了！谁料



到竟有这么好的福气能见着省里的大干部！甚至还有人这样想着：省里大干部的脑袋会不会比那些小干部的要大出许许多多，额头要比那些小干部的高出许许多多？照他们的标准就是：脑袋愈大，额头愈高的人愈聪明，愈有福气，愈有官相！于是伸前的脖子拉得更长了，跑着的腿巴子拉得更直了。

消息像一阵阵风似的，被七老八十的公公姥姥知道了，随手抄根棍子做了手杖，口里说着：“看飞机去，看大干部去！”跟在一群小孩子后面起起翘翘地扭动起来。被拖着嫩伢崽的带崽婆知道了，把奶头狠狠地从婴儿口里扯出来，将细伢子往胳膊下一挟，也上气不接下气地跟着喊起来，跑起来。

大概在极大多数青壮年还刚刚到达河边，可以望见到野鸭洲，那些公公姥姥、带崽婆还根本连野鸭洲也还望不见时，那架飞机就“呼啦啦”地腾空而起，眨眼间就冲进深蓝天空中不见了。

飞机飞走了，老爷爷、老姥姥们就势坐在路边野草地上双手扶着“手杖”直喘着粗气，带崽婆也往泥地上一坐，叹口气说着“白跑一阵子”，然后安心地喂起奶来。然而更多的人们还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地向野鸭洲拥来，只是速度明显慢下了。到达后个个瞪着双红得几乎要流出血来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接着又不厌其烦地追问着那几个有幸见着了飞机和省里大干部的年轻人。

他们是登上野鸭洲的第一批乡下人。原来在收中午工时，他们觉得反正回家也吃不到午饭，不如一起在野地里打打扑克来消磨时光。当时正打着打着，突然看到一架飞机降落到野鸭洲上了。据他们说，他们飞速赶到河边，也顾不得河水冰冷刺骨，找了个水浅地方，粗粗挽起裤管就蹚水过河，以致裤裆全都被打湿了。看见飞机已稳稳地在野鸭洲上停好了，飞



机锃亮雪白，银光闪闪。机头正对着那一大片碧绿葱茏的萝卜菜，上边擎着几片大叶子，中间有个大肚子，后边还高高翘起个长尾巴。他们知道，我们县里、市里是没有飞机的——果然是从省里飞来的！

他们不敢太走近前去，趑趄着脚只敢隔稍远点地仰望着。远远望见从飞机里出来男女老少五个人，其中那个年轻女的，她那打扮在我们地方从来没见过；两个老点的都腆着个大肚子，红光满面的；另外的两个里有一个穿着军装；全都戴着手表，穿着皮鞋——果然是省里的大干部、大军官！

那女的最先跑到萝卜地里“哇哇”地惊叫了起来，其他几个也一边抽着烟，一边有说有笑地跟着在萝卜地里转了转，也听不清或是听不懂说些什么，样子很是悠然。一小会儿，那个白皙皙的年轻点的一挥手把几个人全都带向一片柳树林中去了，指指划划地。那神气得不得了的样子，让他们觉得：以前所见到过的那些下乡来的干部，他们平日里尽管都派头十足，比起这几个人来真是天上地下了！

这时，大概已有十多个掇着湿漉漉裤子的乡下人涉过了河正上到河洲来，几个上得河洲来了的，其中有两三个“冒失鬼”甚至还试图靠到飞机旁边去；而河水里正在忙涉着水的像潮水般地涌过来。大概他们已见着了这情景，从柳树林中回过身来，穿过萝卜地，不慌不忙地上了飞机，还没等你回过神来就“飏”的一声飞走了。

“这就是下乡视察呀？省里干部的派头这么大呀？”“真扫兴！连屁味也没让你闻到一点就跑了，这‘视察’就这样蜻蜓点水地‘擦’一下。”大家纷纷显出十二分遗憾地不无抱怨地评说着。

从这天下午到接下来的第二天，第三天，甚至以后许多天，村子内外都在打听着、传说着这坐飞机下乡的省视察团的事。然而乡镇干部们都是